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棫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宋允奎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集卷十三

元 吳師道 撰

記

忠節祠碑

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録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納欵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

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崇世坊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宋趙昴發者字漢卿昌州昌元縣人也通守池陽時天兵南下池守臣已遁趙侯攝府事即命為真自知城小兵寡勢必危已貽書其弟誓以死報至元十二年正月城陷侯與其夫人雍氏訣雍氏曰君能忠吾獨不能為忠臣之婦相從地下乎侯喜大書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俱自經於州治之後堂大丞相巴延入見而義之命以禮葬於永明寺之側按侯以

科第進前為遂寧潼州幕官知宣城彭澤二縣人稱寬信先生盖卧然儒者也雖不能决鬭於鋒鏑矢石之場而守死弗去於義為得若雍氏區區一女子非服習素聞又豈能若是哉宋嘗贈忠義侯節義夫人廟號旌忠而事不及行矣逮今六十年邦之父老道之者猶咨嗟太息而未嘗不談丞相之盛德也今復紀至元丙子之歲府經歷蕭君文孫始至未遑他事慨然念祠之未立乃與景德寺主僧正宗謀闢大門左宇並設二主書故

爵謚而扁其額曰忠節之祠既祭妥靈又將經營以奉其久蕭君是舉偉矣哉國家祠忠臣褒節婦具有明詔若趙侯夫婦者誠當一旦而發於蕭君歸然足以增世教之重固聖代之所樂聞者君廬陵名家風裁峻整遇事必達其志嘗著忠孝二史表近代之人物宜其奮不顧流俗獨汲汲於衆人之所緩者豈苟然哉師道既承斯命以紀其事且為薦享送迎之詞以畀其邦人歌之以行其思焉詞曰

大風起兮雲飛江聲振撼兮孤城惴其將危城之危乎侯寧不知死封疆兮吾分之宜嗟婉孌兮閨中姿激義烈兮騈頸同歸玉碎珠隕兮皦不緇奔師賁降兮彼何人斯屈膝頫顙兮兒女嘔咿企使翔於青雲之上兮奄奄苟活不愧死其奚為齊之山兮秋之浦巉巍峩兮新有宇弭回風兮神來下薦有蘋兮奠有醑邦人欣欣兮願侯毋吐惟忠惟貞兮福汝祐汝疇非臣兮誰則無婦庇我民兮永無窮以終古

蘭溪官舍壁記

至元乙亥之冬予抵建德官下聞其地亦稱蘭溪曰嘻予蘭溪人也天復畀予以蘭溪異哉則考按圖志蓋茹蘭之溪發源于縣東迎春洞之側經縣治西流會堯城谿以入於江者以多蘭名夫蘭以芳香比德君子予固願為君子者今所至與蘭俱蘭之於予厚矣苟予德不類能無媿乎惟古人為吏未嘗廢讀書彼其汲汲焉獄訟簿書之餘不敢舍其力以嬉誠知夫所資者之在乎

此也不然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會予病目稍平明年始定居官舍後有小閣負山瞰池前挹玉峯頗高爽取所遺書數十餘種列左右几上横榻而中處焉時二兒以病留家憐其齒且長而廢學久則命取以來與之自為師友凡退食之暇休沐之日靡頃刻舍是也凴高而四望則煙雲之吞吐月星之陳布草木之悴榮鳥蟲之喧寂晦明四時之變交於吾前可黙而察之也若夫民瘼政疵於此思之將以有行也失言過行於此省

之將以有攺也煩冗之集於此正衿危坐濯而清之也忤䏶之來於此放歌長謡紓而平之也至於六籍之微言百氏之殊義夜思而有得則旦起而筆之竟乃上馬以出歸則不暇解帶徑造而挾冊若追所忘參訂考索籤帙縱横較讐㸃注丹鉛紛錯或目眩手疲則二兒從旁助予而彼亦程其誦説獻其課習每為之忻然竟日忘食與寢焉烏乎此傳舍也前乎吾者有若人歟不可考也後乎吾者有若人歟未可知也顧予之澹泊寂寥

誠不滿彼一咲而彼之所樂雖萬倍此吾不與易也至是且兩年吏民始而迂其為中而諒其誠頗相安於清靜至連月無持訟造庭者所治不過租賦送迎之事而予益得以樂其樂也時方更張庶政督禁嚴峻州縣殆不可為懦緩者懼焉欲投劾以去則又法所不可或且羈而罪之因撫卷喟然念早承祖父訓自知刻厲未冠綴文中歲漸有所論著科舉與偶然得官亦有以自見矣獨恨奔走弗寧又撓於憂患疾病未能卒業家苦無書

從人借不可得發憤購求凢數千卷而鄉先正之遺文緒論世所不知者手録盈數篋皆平生所甚珍惜遠莫能悉致嘗恐守者弗謹以為深憂堂堂金華文獻未泯二三故人道德文章皆當世之望愚幸獲游其間誓將相從以居朝夕承所以教異時有所樹立可藉手見古人亦不啻足矣匡世濟民其責決不在我而科之興廢又豈繫吾之輕重哉二兒聞之喜見顏面其於乃父之志庶幾識之矣因序而揭之壁間以勵予之毋忘

教經堂記

古之賢者必貴貴而得禄者必富所謂富貴以道得之者也後世不以其道而得富貴多於是始有眇視軒冕鄙厭金粟以口不言富貴為髙者或以為言則交訾其陋如桓榮陳車馬賜以為稽古力韓公訓子諄諄語卿相光寵咸不免於訾者之議是皆隨聲接口而不深察夫事情者也韋賢玄成相繼為相鄒魯閒為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夫以聖經而與黃金並得不類

於前所云乎愚甞按其意則亦有數端盖籯金易竭經術無窮遺經者安遺金者危初不以利之多寡相較言也學也祿在其中吾徵諸聖人而已利祿豈在所惡哉河東王君元肅與其兄元輔益侍父母游學江南其父有四方之役而其母尤專意於教俾從碩師良士游業成而聞彰元肅今方以蔡廉升御史府掾推所得於經者以用於時自念所以至此者皆義方之教之力因以教經名其所居之堂嗚呼父母孰不愛其子教之以聖賢之

道其為愛子也至矣子孰不欲報其親以聖賢之道淑其身其為報親也大矣是在父母為賢在子為孝異時居三公位享萬鍾禄亦以道得之而不愧者人將以昔之羨韋氏者而羡之王氏彼不得以專美於前矣然使凡天下之為父母者皆視王氏以為法其有闗於世教又豈小哉斯堂之美其可以不著乎故予得因元肅之命喜而為之書

梅公亭記

士君子遊宦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風烈而不忘

至於崇表而彰顯之是雖好德之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為末俗之勸者豈小補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為知縣事集中詩幾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官况之大畧可考見也後人嘗即官舍西偏為梅公堂以祠之既廢而令柴夢規重建於縣圃之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為梅公亭以識其舊未幾亦化為荒墟師道之來也按行遺趾見大礎在茀草中莬兒牧竪躑躅其上老

木三數株錯立蒼然為之躊躇太息自是營搆之念往來於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為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周垣鍵以外扃飛簷虛楹高亢疏明既與邑人慰其景仰之思而溪山室屋環繞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淡之作一變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人而盛推尊之若已弗及又以仁厚樂易温恭謹質稱其人同時諸公交口論薦雖仕不大顯而文學行義足以儀當時而表後世建德肇邑自唐令長凡

幾何人而公之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勢力致哉使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受其賜於無窮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師道於公無能為役然不可謂無志於自勵者斯亭之作既自為之經營而衆來致助乃命邑人某董其事不以煩民庶幾可久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其或迂吾之為漫不加省任其圮壞泯滅亦獨何心哉亭成當至元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乙亥明年春三月某日記

建德縣復地興造記

建德池屬縣萬山所盤治所據其會玉峯當前高大勝特茹蘭之溪過其下合他流以入於江夷然寬平故重門復堂潭潭邃深左右猶有餘地其後悉負山於以占亭榭為宜師道被命來尹考誌按圖誦宛陵之詩求前令林俊卿吳淵紫夢規之所建立如朝峯半山之亭梅公之堂皆久無存而近時改作梅公亭者尋亦廢左偏衆樂園四周數十畝民相與侵據堙池以為田塞門以

營舍桑麻粟麥之利實蕃而歲輸纎微以盖其欺山東趾有泉亢旱不竭號清白泉亦堙為糞壤會有訴其事者詰之則交持偽券紿我且版籍竄易久不可稽摘決參驗奸狀既得乃悉反所侵於是為屋以募居者量其地之入以供官用呼老人指如泉處掘之即瀵涌而出後治甃甓覆屋其上仍作梅公亭於舊址加闢而廣雜植花木為徑通泉上而下屬於署後又念公宇雖粗完而正門特卑陋不中度撤而新之三其中間翼其兩旁

稍髙閈閎以稱前後其材與費則捐俸之餘裒助之細
諉之邑人計工僦傭如作私室始至元丁丑冬十二月
乙亥明年三月丙申竣事自惟治邑無狀兩年於兹力
之所及僅若此誠不足以誇示而父老咸謂故地雖歸
人習奸欺懼將復有如前之所為者不可使泯没無紀
也請列於石而併節取公牘之語刻其陰兹不得而却
也烏乎天下之事有廢有興恒相尋於無窮前人之於
兹地可謂勤矣使繼之者常若而人則永存而不廢可

也而何俟於吏爲甘棠之樹勿敢翦伐峴首之碑見者墮泪彼其所恃以爲存者蓋有在也而愚方切切然逆料來者之不然惴惴焉惟恐奪者之復至不亦愧乎雖然繼今以往將有大興兹邑之治駿功偉績遠邁於前而深笑予之陋者其有考於斯言矣

池州脩學記

古者先聖先師之祀必於學法具禮經而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後世廟祀夫子配以高弟從以諸儒制日益脩

然廟以崇聖神學以處師生當别而不混嚴而不褻則
庶幾爾池陽郡學在城東南隅直九華門清溪之上宋
故址也至元三十一年燬於火延祐五年又燬補建僅
完規度苟畧故未久而多敝且前廟後學蕩無周防往
來交跡兩廡皆覆荻代板穿漏傾圮圖繪剥落甚非所
以昭尊事而致崇極也至元重紀之四年總管通議公
博囉布哈與經歴吳君遠翔以職在主領顧瞻咈寧實
圖更張監郡公德呼薩巴夙有興學之志議以克合僚

屬交贅先是學前歲魚池之利或妄援弛禁例罷免學正姚逵用發其奸府嚴督徵得錢為貫一萬七千有奇用以充費於是撤舊而新易脆以堅殘缺復完眛黙更煥由門而殿悉以序及當殿兩旁限以扃鐍啟閉有時肖像從祀一百有五人搏土設色咸精其能徙賢祠之次治土神之樓闢祠祭之室論堂齋廬寮比以整最後尊經閣前總管薛超吾所建者特為雄偉復稍加脩飾神既妥靈士亦樂居潔淨尊嚴一洗前陋又議以餘貲

完治祭樂器服悉如其數績亦不細矣惟池學饒陂湖土田歲積弊滋奪於豪民者已置弗問權勢之所占射掩為已私公家之獲十不一二陵夷朘削不振已甚是以一切承陋踵弊而莫之省吳君方以白之通議公究其事會南臺御史實喇布哈公張公珪行部按臨深以為言承命為謹乃慎選屬吏按覈勾檢迄復侵壤尤不易易也竊聞聖賢之道莫急於正人心彼其忍於絶聖人之粢盛扼多士之吭而奪之飡者是誠何心哉矙焉

布韋莫敢與抗是猶可坐以懦而無主之罪乃若身為蠹蝨啓奸納侮甘心名教罪人毋怪乎彼之悍然而與之也人心淪陷至此亦可哀已明明憲臣振勵於其上良守賢牧參謀式克承之遂能因時有作夫俾之周旋於宫墻儀象之間有以肅其容正其趨激發其媿悔感悟之端庶幾可與為善而從事於詩書禮樂之教則是邦風俗之一變而美實於此乎肇是役也專諉之姚廷用而學録錢具佐焉奉行而程督之者府吏陳具也學

耆艾之士以師道目擊顛末請述以文輙不讓而直書以警夫世之有人心者

建德縣迎華館記

建德為縣介池饒閩瀕江連淮其南道所出則涉重湖以盡嶺海故宣諭詔旨之使乘船馳傳之臣聯絡無虛日官吏迎候郭外率露止道旁或暮不入則寄宿民家迫隘卑汚不幸而雨拜跪沮洳中相顧以為病比歲師道為尹嘗欲規便宜處營置若亭館者補前政之缺會

以復縣署起廢脩亭更建大門葺諸敝陋卒卒不暇而去日迫之矣東平辛淑仲剛實來代予仲剛舊從予游者也且别則具告以昔所未及為者數端仲剛欣然蓋有領也予既歸里中一年仲剛以書來言曰出縣北郭門洗馬橋之東得民李氏地以官地之在内者易之為屋凡十有五間門堂室廡悉以度庀湢廏庫咸具所須宏不過侈華不及奢非徒吾曹之奔走者有所庇依而弭節休轡望而願止者弛然得其安先是慮費之無從

僚佐悉輟餐錢以為之先民之役於官者相率致助不足則又勸其餘以賛之始於己卯九月之庚申迄冬而畢雖役非甚巨而材費亦殷然因其所欲而不咈集之以和而不厲庶幾公疇昔之志而樂聞者歟以歲月之記為請予既躍如以喜則為名之曰迎華之館且以復於仲剛曰夫亭傳之設非以飾美觀媚往來也知君命之當尊則知使臣之當敬豈細故哉以仲剛之才成此固不難雖然予竊有感焉師友道廢交承義薄久矣趣

之不同背而去之若不相識立異逞私不旋踵變其為而敗其成者則往往皆是也師道政學無以踰人懼得罪於斯邑而仲剛之號於衆則曰吾一循公之為令又唯予言之信必非苟隨而以為用者矣矧茲興理若社稷廟學之類不一後特以是館剏端在所以當紀之因并發所欲言非以為誇且詇也繼今而後以採察咨訪為任者於是游焉息焉必能稽察參詳公論以得其所為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孝感泉記

章貢蕭弼漢臣事親至孝從事四方輙迎以俱守禄而貧養志而樂人以為難其在南康府史也父卒不遠千六百里歸葬贛縣金湖之岡為廣帥閫掾也母卒又不遠千八百里歸祔父側負土以坟迺墓為廬動据禮法尤人所難也其營母葬時嚴冬沍寒身先役夫取水數里外一夕去墓二十步後嶺上裂泉流郡人走觀驚異總管游溪李侯具為書孝感之泉以表之蓋天歷元年

也漢臣來婺幕府師道獲聞其事因為之言曰天人感應之機誠而已誠則神神則變化無方況一念之孝出於誠者乎泉者流通之物也吾之精神實與之為流通此理之至微而甚著者彼刺山而飛阜錫而湧匹夫異教專一不貳猶得致之況於人子之為其親者乎是故味出如江姜詩之感也寒流於庭宋思禮之禱也乃若安金藏葬親南闕燥地忽溢劉箄老父子營冢大谷山飛流再涌此皆古之純孝事應章灼所謂誠之不可掩者

乃今於漢臣見之而與之齊美於百世之上豈不偉哉愚觀今之以孝受旌賞者其稱述必有異漢臣之事與矣使因李侯之舉張而大之可也距今十有三年而甘自湮晦若未嘗有非出於為善之誠而能若是乎故愚竊為之記如此然亦知其事之不終晦也

如蘭齋記

理之在天下未有不同而人心嘗患於不同者何哉私以間之而已君子之學將以反乎其同也破私而為公

幷異而爲一則凡天下之我同者未始有間也夫言發於心人之相與居必有以見於言也苟出於其同然之真則言之者藹然而可親聽之者油然而有得心融神會而彼此莫之遠又何不同之患哉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大傳釋同人九五之辭也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始若不同而其心之同終實無間故其見於言而有味也如此足以觀同人之義矣且聖人喻君子之言而獨取於蘭者蘭芳草也君子實比德焉同人之上卦乾也聖人

並言斷金如蘭金之為乾固矣芳馨之氣陽也君子陽類也草之芳者是不一名而蘭為衆芳之宗氣之尤純者也乾純乎陽而無雜此蘭之得附於乾而所以為同者歟其比類亦大矣真定楊君士傑名其友王恒讀書之齋曰如蘭廉使濟南張先生為之篆以寵加之楊君與余在國子同僚以授余曰子盍記之予以未識辭楊君為言其人好脩而文温静端厚君子也又聞張先生以風紀臨是邦所賓禮者惟楊君與恒二人嘗造其廬

相從於文義之樂他人莫與焉然則是齋之美不爲虛矣抑愚竊有感焉愚蘭溪之人也居多蘭之鄉德則媿焉然其心未嘗忘蘭也今雖未獲造如蘭之齋使一造焉其麾而去之耶予而進之耶不可知也竊髙二三公之誼倘得以文字自見而不爲君子所棄是則幸之大者故受命不復辭且薦其說以請

敬義齋記

國之方興必有非常之人出而佐其開𢝊經營功在社

稷澤在生民於是又有賢子孫繼之當承平守文之時以道事君而贊一代之治不其盛哉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其先魯國忠宣惠武兩王奮起朔庭首佐皇業錫土祚封傳至公八世矣公生長富貴雍容妙舞而處之泊然篤志學問由是入延閣侍經帷遭逢聖明顯被光寵是雖公之自致而公則惟念吾之所以圖報者亦惟力於學而已是以蚤夜孜孜無敢怠忽歷考聖經求甚切而至要者願得一言為之指歸而服膺踐行之乃取

坤六二文言以敬義名齋願不棄鄙愚而命之申其說

愚何足以知之夫易卦首乾坤而吾夫子皆以學言之

於乾則曰學聚問辨進德修業於坤則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乾奮發而有為坤靜重而有守其德然也亦分

也乾君道而坤臣道也以言乎學則皆極其至者也學

莫大乎立心而制事直內則有以立心方外則有以制

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諸儒又從而演繹之以為

是合內外之道也是持守講學不偏廢之功也是敬為

義體而義為敬用也是二者夾持直上達天德也敬義之藴無餘體之而致其力則在夫人耳愚復何説哉竊獨以為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公之以坤道自居者坤所以承乾也當閞承啓沃之任而為緝熙光明之助則大人正已之事其可少哉且文之辭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由直方以致大不習而无不利則其見於用也孰禦焉公之為御史也殫劾不避權勢近承命有所案治毅然不阿所謂不疑其所行者於此已見之矣方將

大用以光於前人以慰天下士君子之望可不益知自勵乎

靜思齋記

自建安之學散在四方吾金華何王氏嘗得其傳雖以愚之不才竊私淑而與有聞可謂幸矣朝廷表章道術既出於一學者莫不曰自建安而好異者每恥於自屈陽合而陰違持吾說而行何其契者之少也成均首善天下魏國許文正公之教一以建安為宗夫以公之特

起北方地之相絕數千里而先後一揆若合符節尊信嚴事比之神明擴然大公之心其為百世之師也宜哉師道之為博士也與真定楊君士傑為同僚士傑學於其鄉之隱君子安氏諱熙字敬仲安氏之學則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士傑篤守師說藹然淳懿慤實之風與予言而為莫逆也則知其嘗得何王氏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又徵予所挾纂輯誦傳汲汲弗置何其甚異於人而同予也於是士傑既去為御史猶時時相過談

此事一日謂予曰予生好靜知靜之可以為學也又知為學之道未有不原於思也故嘗名讀書之齋曰靜思以致吾意子為我申其説予聞聖賢之學心與理而已理具於心又非相離也靜故心不外馳思故理有所得彼莽然措其心如槁木死灰者非靜也雜然而絲棼茫然如大軍之遊騎者非思也端莊湛一之中自有明睿通微之妙燕閑幽獨之頃不忘運量警省之功聖人之所以立極學者之所以作聖不出乎此而已雖然予又

有說焉嘗觀於易之復矣五陰閉塞一陽眇綿聖人繫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以静為天地之心不可也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可也然非静則何以見天地之心此亦愚疇昔聞諸鄉學者非静思之要旨歟士傑明於易者也因舉以為告於此有同乎抑有異乎一言以復我庶幾樹發之義焉

玉雪坡亭記

天地間有至清之氣得之者則為天地之至潔若玉雪

是也雪雨於天玉產於地其色同也昔者孟子之論白獨舉白玉白雪之白者葢以他物莫之與並而吾夫子所謂白乎涅而不緇若玉雪者其可涅而緇之哉植物之中有梅焉其白葢玉雪之類而芳瑩高潔傲凌嚴冷尤得氣之清者夫玉之不可以多致而雪之不可以闕說也可以列植而縱觀者其惟梅乎愚嘗識茲說以為世之人有好梅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宣文閣授經郎周君伯溫為余言世家彭蠡之東望湖山之旁四山如城

雙澗交流當居茅之西有坡焉其先大人植梅百十株嘗自號梅山翁以志其好其尊翁待制暨伯温母氏封植之勤伯温嘗閱郡志故宋時守居多梅有亭名玉雪坡者愛之亦作亭坡上揭其名楣間來京師復令善畫者為之圖以求士大夫賦詩屬予記其事予觀周氏三世以文儒顯梅山翁錫命詞林而伯温父子接武於廟亦既登白玉之堂游羣玉之府矣歲時扈從出居庸抵灤京雪山水谷昔人所未歷者皆身至其處今也江鄉

澤國月香水影幽麗奇絶之觀又將幅巾藜杖逍遥其間以尋退休之樂取數不既多矣乎予聞君子寓意於物者矣早夜之間跡淪而焰明之使一疵之不存一塵之不汚以保完其精英雖焰映天壤流芳無窮可也伯温之志其出於此歟豈徒玩物適情而已異時志番陽者玉雪之名係之周氏以傳豈不宜哉

金溪孝女廟記

撫州金溪二孝女者葛氏之女也父祐唐寶歴時官以

其地產錫作冶場祐家頗有貲迫使涖其事鑿山烹土石無得傾貲以充且不足日縶㲻榜笞之祐無子二女痛不能救俱自投冶中死監吏黃慷聞于州州刺史奏於朝遂為罷冶鄉人即於通禪寺祠之國朝大德四年縣丞吳瑾始別為廟於石鍾山下延祐五年縣尹李有復新作祠記興於前矣先是至元中府尹張國紀賦銀屬縣總管趙侯友繼之獨引孝女事免金溪且親至其地詢察議者口塞于是縣人始知孝女之為賜而長史

之知政者表章之惟恐後也鄉之士危素猶惜其事之
未白於世請其友番陽李存記之又求奎章閣學士虞
公集賛之名卿顯人又詩歌之由是孝女之名不獨撫之人
聞之矣素在京師會縣丞尹大鵬將之官告之故亟至即
展敬祠下顧棟宇傾敞帇葺惕然有懐名父老謀之雅
州名山劉子芳者願以私財自營不煩而集實至正元
年三月也明年丞以書言之素素以告予謂不可以無
識也予惟先王任土作貢不强所無深溪長谷光怪竊

發竒貨横陳孰得而攘之自夫覬利小人鑿空造禍往往而然金溪之金豈昔有而今無哉意者地之名實槩之爾往至大中鑄錢吾州金華又有鄉名銅山者有司以為言幸而事罷亦此類也孝女之死可哀已或稱投身化銀又謂死後金不復産是皆欲見其異而未究其實者嗚呼死其身以生其親又能逆去數百年之害使世之孝者有所勸而貪利奸欺者有所懲其功大矣丞留意廟事嗣於前人不閒可知其賢而危君之攄發幽

潛捍衛鄉井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者得不樂為之稱道哉然典祀既崇封錫未加危君方與朝之顯者游繼今得之當又有紀矣至正二年十二月日記

朱敏平反獄事記

天台朱敏明德初為仙居縣吏縣林弘道誣兄翁歸與陳甲共殺其父獄已具明德疑而詰之乃弘道與兄有隙令陳誣引之而其家利得賄也王乙妻沈以奸謀夫而誣王縱妻明德正其罪并坐受賕者潛畢劫殺僧大

亨詞連江乙等四人殺其牛明德疑事旁出窮問乃其仇朱丙自以牛皮付捕者妄云得於乙家於是四人皆得脫次吏瑞安州慶元慈溪縣盜殺海商事久不白分憲疑其冤抑府命州姜判官往勘佐以明德實注意焉初縣共捕方甲等十五人鞫之皆承內王乙獨稱掠得綾紗數段後會赦遂以例得釋明德察其差則方等贓驗皆非而王乃真盜元物三百六十有六其存時十四人者死其一餘十三人悉縱遣陞吏溫州樂清縣富人

戛民本誣執李甲等二十五人為盜覬獲賞得官明德直其寃遷婺州復辨明造偽鈔囚林乙非同情者前後所全活四十餘人嗚呼獄重事也方今平反失出入具有著令非無勸懲奈何司民命者沈酣利欲良心泯滅盡矣曾何責於小吏乎不謂於明德見之也使四十餘人不遇明德則惟有就死而已推此言之天下之寃胡可勝數幸而有人焉如明德則其效又豈不博哉予嘗識明德剛勁士也聞其少孤鞠於祖母祖母誤誓不食

肉四十始昏人強以肉數年後見所為誓詞不食如初其秉志不回如此宜能為人所難也諸公既上其名於薦書矣今得徽休寧幕職循常調爾而旌賞之令未下也故愚為列其事庶幾見者或有省焉

浦江張縣尹惠政記

漢初曹參相齊用蓋公言清静而齊治後入相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百姓歌之歸功老氏確矣予嘗論當時齊魯諸儒徒為紛紛無以孔門居敬行簡告之者夫

簡之一言足以色清静而敬又本原持養之功老氏而曾及此乎甚矣夸者之不察也浦江父老來言其尹張侯之政曰侯爲邑且三年無疾呼遽色簡節而疏目訴訟之至者每開諭使自釋賦役聽其自議而均租税不待督責而集蓋以廉爲本而寛以輔之其心惟恐煩民而民亦更相戒飭惟恐以煩有司是以田里晏然而承事服役者無以行其私也吾等懐德而圖報則願托之貞石焉予其文之又言侯好讀書公退杜門惟執卷危

坐烏乎侯其有得於敬簡之旨歟不然何以能若是也哉人知有事之為功而不知無事之為功有事之功小無事之功大侯之所以得民者在此固宜有述哉婺之所轄州一而縣六其談長吏之賢者僅一二人而侯與焉公論甚可畏也鳳皇雖雖衆鳥從之狼方驅羊而監其髓民之有幸不幸如此詩人樂土之思其能自已乎此予之所以重有感也雖然彼其熏純德而沐清風或者愧悔改厲豈惟浦江將他邑實受侯賜侯名悅遂字彥

直大同人祖父皆有勞本朝伯父禮嘗平章中書俟以父任累仕江西州縣而至今職云

禮部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禮部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禮部集卷十四

元 吳師道 撰

序

忠義錄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亂亡之國代有而忠義之士靡國無之葢天地降衷君臣大分亘萬世而不泯者也故開國之君其待亡國之臣抗命仇己者雖殺之而未嘗不嘉其節賁降輸國者雖賞之而未嘗不愧其行所以旌

義勸忠懲委質而懷二心立乘世之大法也往者宋歴
告終我朝神武方興兵威所加望風稽首然一時仗節
死義以為其主者往往而有之後東史筆者固不得廢
時平事息三紀于茲微者將弗遂湮滅乎吾友張于良
慷慨好義者也于是博采旁搜傳信覈真凡得死節之
士八十有七人女子四人焉所録雖前朝之臣而著民
彛輔世教固亦聖代之樂聞也予嘗論宋三百年傳世
十六惟道君荒淫餘無甚失德其守國以仁其用人以

儒其待民近厚當其末年賈似道專柄誤國進用者皆依阿患失之徒風俗委靡熟爛勢必及亡而我朝秉其敝是以興師致討惟切責首釁數其失信背盟之罪而已天時人事可見也世之議宋者曰崇文太甚抑武太過兵勢衰弱以予觀之特委巷之末談耳今所録如文如二李陸謝輩蓋宋之真儒也其武臣握强兵膺重寄者遂爾降叛而偏裨小校卑臣散隷死者不可勝數彼又何以得此於若人哉於戲忠義之效觀于存者而知其

亡德澤之報觀于賤者而知其國覽是録者或因予言而有攷云

送方壽父之道州序

士生志四方盖游宦所必至古之人皆行之獨悲夫今之不幸也科目未興而無以為官從師道息好士禮廢而無所于游當今南北曠蕩之時而老於茅茨林穴之下者豈無羸粮之資哉勢有所不能也曩予閒浦陽方君存雅名及見其詩文慕交之朋從間往往為予言其

人雖老得予將益愧焉不若是而止也

送趙伯器序

甚哉為學之難也資至焉師非其人未至也師得焉父兄不以道未得也天予之以其資而人繼之不以善豈皆果於自棄哉固有父師之間不能交遇而相成爾有玉於此工人彫琢之幸得善工主人信其技付之以所甚愛聽其自為而無敢撓敗然後器成用適而稱天下之良玉焉吁成人之材而欲交盡其善若是者亦希矣

故程大中知周子之賢而遂興河南之道吕正獻伸焦君之教而卒成滎陽之名孰謂千載之下無人哉趙生伯器生有道者家清淳沉厚夙有異質從游來南得師之良寔惟許君討論指授夜以繼日凡羣經六藝之古亦充乎其有聞矣余觀其從師而進於學琅乎若宫鳴而商應也渙乎若日出而氷消也勃乎若時雨既至草木振起而莫之禦也崇業茂美往與齒俱得師如是知其不能舍而去也今將有行則如之何而流風醖籍樂

道人善嘗挾其二季游江湖賢士夫間而恨未之識也今幸秋識壽父於客舍一見語未卒掉鞅去高姿勝韻炯炯心目間旬月未已既而壽父復來過門言別曰里故人之官舂陵邀我俱往雅聞南方風物山水之勝將覽以自廣胸中之奇也余聞其言爲之慼慼然汗浹不自禁平生少年時意氣激昂萬里咫尺謂司馬子長特易易安知局束困頓至此哉今君汎然而遊無假於仕獨遇好士者之求馳騖東西靡不如志安得企而隨之

乎矧今所游尤余所動心者道蒼梧瀟湘之墟望九疑之聯綿舜峯之蒼莽重華二妃之遺跡尚有可見者乎歌七泉之詞弔侏儒之民元次山陽亢宗之文章行事尚有可考者乎雖然子誠有志於學也其爲我出城西度營川訪濂溪瞻丘園之尚存問子孫于異代歸而誦其遺書潛思無極太極之妙想像光霽洒落之襟以一洗萬古之塵陋顧不偉歟他日遲君之歸當累日劇談告予以所見雖然學主于正而已道于正者必至焉許

君之學上宗紫陽今之求聖人道未有舍紫陽而徑者也自今其尊前聞緝舊功求紫陽之徒而從之焉是亦許君也韓子不云乎江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進疾必至于海學者必慎其所道子之所道正矣既善其始而據其源矣循而不止有不至海者哉勉臻厥成以揚父師文人善教之美吾於爾乎望

趙子敬復墓後序

自聖人之道不行而異端恣橫浮屠氏尤甚非特遺時

然也其徒率多強力忍難并志齊一衣冠之士有不逮焉故塔廟被八區而吾有鞠蔬之宫財施傾萬家而吾憂不足之飯取輕見譏疾視披猖或與之抗而不勝則益以為笑吁異端之不勝久矣特患夫為之者氣餒而才懦爾事有出于綱常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疾聲其罪而擊之才足以集事氣足以配義然而不勝者未之有也持吾必勝之具雖千萬人往況一夫之敵哉趙君子敬先世居蘭皐其墳墓在郭東與今集賢公實同

自出他子孫散處呉越間祠田墓亭守者不支并于豪
僧君聞之走數百里以質於有司兩年于外啗誘撓怵
者百計弗屈卒逢賢明遂底于直愚聞浮屠氏以禍福
語恖世而奪攘舞奸殊不自懼何也蓋其為敎也棄倫
滅親絶葬廢祀于他人尚奚恤哉矧狃于無所忌而施
之吾儒微趙君得不被無人之譏乎君既訖事告歸祇
謁玄堂脩治鈌虧松楸鬱然祠像如故睇瞻徬徨以喜
以悲予因君亦重有感也五陵之愁雲北邙之悲風金

盋珠襦不知流落何許而君家一抔土獨存于衆壤之餘復還于既失之後孝子慈孫之功有誠不可泯已况乎抑異端崇世教一舉而二善獲耶予既喜其事因序而貽之俾示其後之人而且以厲吾黨之士

送元生序

公卿大夫之子異於庶民者非為其仕之異為也謂其才之易成也昆岡無凡珉鄧林無散木其所據者固異焉典樂之官既遠世之欲得仕者且無用學焉胥梁綺

紈移其體博奕貨色奪其志異時積驕踵愚墮先敗官者十而八九彼孰無才也哉直自棄耳蒯丘元生侯伯之家明雋好脩氣和而行謙屬文為詩尤工書畫人皆賢之愚謂以子之為賢於世固萬萬責以君子之備則尤有所當勉者子之學外也非內也華也非實也盍亦求之為經乎聖人之經子非不習也習之於心身則吾所謂內而實者也夫如是則有大過人者矣子之來獨深慕交予方將切磨相從以久而復不可留故其意彌切

而尤知其言之直也今之法世宦者必通於一經雖微予言子亦將有黽勉程督而不容自已者焉然或疑予言之過則將曰子責我以學則子庶幾學於此矣是何迂疎困頓世之不取于也嗚呼子非予比也予固庶民也

送王文學序

文學卑官也今之衣冠而儒者舍是而無以為仕而或者重不滿焉謂其以雜混正少妨老也夫其貴老成而

賤新進者豈不以持守縱肆之異歟至其隱利欲而謬名義則以縱為能守為拘矣是故君子之論無彼此先後一以賢否為斷耳王君仁境以文名四十年而來教吾州其老成有守者歟君年倍予而辱視以友相與道古今較文藝如源泉之不窮如良賈之善鑒如宿將之將兵深溝峻陴應敵整暇然予之所敬不恃此耳抑其操若有合焉曩余負果鋭意輕天下事謂人生取快意而已奚必規規然自束縛哉及究觀聖人之書乃知天

下之事無不至于理而止安焉而聖執焉而賢悖焉而衆人夫吾之學固將去衆人而希聖也守其庶乎以是戰兢自持弗敢一引首揺足以出於理之外而指目之者莫不以為拘也今觀王君之為簡重而少與沉潛而寡耀進不希合于公卿退不責恨于諸生其所守何如哉今夫世之機詐誕慢便娟捷給號為踈通者方探取富貴以驕其妻妾耀其鄉黨閭里而吾徒乃相從于寂寞之道果能有過否乎雖然君仕者也去此殆未可量

若余之莫宜方歸休城南卜居於清流脩竹間又將動
揺其體膚筋力以奉教老人杜門飲水之餘誦歌謡吟
先生之道以自適其適而君將歸仙都弗能相留以居
相從而遊也因感而為之書

送石抹州判序

儒之絀于世甚矣平居而羣被服談説据古道則交手
揶揄之動有所營則几席之下不能跬步或矯衆直遂則
咎責捷至況以之趨仕應時而概欲匿其志難矣哉負

堅者不折真潔者不汚真懦者無敵人特未識真爾蘭溪為州来宦者幾何人而以儒名者自今州判石抹公始方其至也人已聞其聲而知非時俗之儒矣顧以卑而承尊以獨而捍衆小人狃其習舞其詐以窺吾之淺深也惟公言足以排羣議文足以駭俗吏高下弛張動中樞會至于是非曲直之大奮然抗積重之威犯不測之怒而必争衆皆危之而公以有成彼窺伺挾持者卒亦無得也愚甞痛儒之受誣而恨真者之未遇乃今而

神王氣張非幸其私也七聖賢之脉凜凜復生功烈亦不細矣聞特以為贊而公憮然曰子徒知夫成之之易而未究夫為之之難也仁之勝不仁固也膠於迹而不知變則摧格撓敗者亦豈少哉然後知學之未至于公者不足以知之矣公之居是邦與愚道若以為有契者至是且别則謂之曰予何樂于仕合于同塵上下詭隨今詎止是耶且至于道彌篤耳使别去十數年南北方里外子試以問諸人其必不變矣夫以區區之信公豈

侯他日哉出者雖工處者易爲愚生無適時用矣惟治躬過固窮守義自度可以幾及他時亦有以復于公焉既書以識别又當以是日夜服膺而無忘

送北野蕭侯序

國朝以武定天下垂五十年民不識兵老臣宿將傅子若孫變習而從志或挾冊吟誦操數寸管以與毀行墨者競于是時方右文矣愚聞文武一致也古之人入則訏謨廟堂之上出則折衝萬里之外而爲之民者力于

農業于學有急則擐甲冑而爲兵其道之出于一上下同之莫或異焉夫尊君忠上之方應事制變之宜所謂文者夫豈曲學末藝然哉北野蕭侯世勲庸家早從碩師游天分素高而又學以充之其色涵渾雄若湖海渺漫不見垠垳也開霽明達如晴月麗空物無遺焰也操要機牢羣動若隂陽闔闢晦明倏忽而元氣自若也故其纍鎮巨藩卓爾不羣去年江西洞寇竊發師環境不進侯乗傳馳赴台諸將切責膝行受指不數日縛至戲

下人莫不多其功自侯視之其所試者毫末耳嗚呼世非無奇才也或棄而不用或用而不竟或限之而不能以他及若是侯者其可謂竟于用而無所限否乎夫文武之事與時弛張豫而思患武之所以必飾也陋而思振文之所以不墜也非有道者不能無盡于此侯固優為之然愚觀於侯之為往往待下不伐愚知晦明以善其用尤人所難能也今方由金華易鎮括蒼山水郡也地僻而俗閑戎政之暇優游高居玩心神明氣老識融

委順俟天俟之志其得矣是行也喜而為之辭

送王教授之南康序

士生抱軼羣之才抜俗之韻宦游四方往往得山水勝處亦至樂也江以西匡廬最大林谷泉石之觀絶天下王君傳明教授南康行且有日君故相家文雅濟美為時羽儀前官桂林窮荒探幽歴覽萬里今復得是山以游抑何幸歟夫愚之樂稱匡廬者以其古多髙人名士之所息遺跡具在焉耳山川清英之氣日夜不乏絶今

無其人第聞虛荒誕妄之徒張侈異教高宮瑰宇瀰漫綿絡奔走攝誘者肩摩袂屬而已抑深藏高蹈者不求人知人固不得而知之邪又惟昔之守是邦者前則濂溪後則紫陽道德仁義之風入人也深固當久而不忘科目方興尊右正學釐陙夷傲猶知挾其書以吟誦生乎是邦者當何如其興起耶因君之行其有以知之矣若朱焉則夫表賢以章化作人以淑類者君之職也愚生好游羈于憂患弗獲相與哦雲松嗽飛瀑放歌長謡

往来澗谷中以滿其願然企君之教有成齊芳昔人垂榮是山則其區區慕羨于君者不既深矣乎

送葉審言廵簡序

國家未設科舉士舍學校無所于仕故嘗多而壅十年來稍制既復士出且有途而其壅益倍何耶或謂貢士數狹不足容或謂由下升高者業必有成嘗試萬一者不可必未能以此而易彼斯言信矣而未深燭夫弊端也蓋向者學校之制専故有司之察選也加詳而嚴前

輩在列猶有典刑清議未泯猶有畏忌雜出而躐進者間見於其間而未若今之甚也夫其弊成於外而吏部受之而始議澄汰抑難矣近議者建白俾或別授轡曹友人葉君審言與焉余觀君迴翔黌序間且三十年而至于是使循常調以出一命之獲必尚淹數年老且及之矣彼其一旦凌越為等夷者歲月未艾暇豫以待之為計不已得乎以君之才得職教一郡匪徒償其平生之勞其于宣昭文化作新多士亦素所蓄積也顧使之

凝步他岐涸之下吏投簡編而督兵戰輟揖遜而司訾
邏舍所宜有者不可得彼萬不逮君者投可乘之機輒
僥倖而得之此余之所為深憾而竊嘆者也雖然文武
一道也君樂易而疏通非守章句而不知變者往就是
職吾知其稱已抑是選例授闕海嶺嶠絶遠處而君所
占乃括蒼縉雲之境便養而邇家無道里之艱君尤自
以為幸夷然無不平之色詎知愚之介介於懷者獨不
能已乎嗚呼世之易處而倒置者又奚止此哉余何迂

之甚也

送劉教授序

天下之官卑而實貴者無如學官其名則師其職則教雖風紀之尊與為禮他有司固弗責以跪拜之節羣居則坐者尚右説經則聽者在下官箴之所貸吏責之所不加雍容委蛇亦何樂如之彼任州縣者則有奔走俯仰之勞文法期會之責固皆分之所當為而不敢鄙厭然視此則有間矣往年予嘗慕為學官而不可得後忝

與計偕末第奉常受一命為丞而見為學官者被優異若此未嘗不內愧也抑聞由學官而改調者例得簿曹則其身之所處前後頓異計其遇事激發未必不悔為之而有羨于昔也余来高郵識教授劉大賔其人莊重温讓信能稱其職之貴者時方以秩滿去過余言别將告之曰余欲子之官不可得矣今子將舍子之貴而效我之所為雖然得無悔乎或者語予曰大賔與教是邦一新學宫功最巨當役廢並興介然無所汚去之日財

粟猶羨溢以遺後之人方受知羣公用薦者去為廉掾為省郎不復俛首州縣間矣夫騏驥驊騮一日千里者決不在凡馬之列然則愚之昧于料事而所以知大賓者不其淺耶

戰國策校經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沉博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髙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畧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

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髙氏之疎畧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嘗顯列而用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嘗去本字但云其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

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强為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等多摭彼書之見文不問本事之當否史註自裴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見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

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説秦王以為何人
魏惠王盟臼里以為他事以魯仲連約矢之書為後人
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
馬期為楚昭王御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髙氏哉其論説
自謂翼宣教化則尤有可議者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
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
子所排蘇代之辭為不可廢陳軫為絶類離羣蔡澤為
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

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夘同時剡川姚宏亦註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及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頗引之而世罕誦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其他固弗之察也予既悉睹其失豈容

不正乎吕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㫖不必字字為據盖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輙因鮑註証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其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

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耳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謂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將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又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録建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其論正

矣而鮑彪以為是將求其故而為之說者非其本旨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氏之言殆後出者求備耶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鬭并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之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世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

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起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居然不為世俗之説者孟軻氏一人而凡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惟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書又何畧於此而詳於彼耶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無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録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李子之金多位髙則沾沾動色語安

陵孽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奮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而不顧也厠雅於鄭則其音不純置薰於蕕則其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言之多君子之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弊以其重而名之也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繫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嘗謂天下之說有正有

邪其正焉者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弛絶之善者詎可訾乎

送包山孫山長序

今州縣學復有書院往往處山林間幽深曠逈長吏過客之所不至校官廩俸自給日與諸生咏歌誦經其中暇則升髙望遠仰林俯壑坐磐石而濯清泉亦足以散塵慮盖境静則志専志専則業精士之嗜學者未有不樂此也躁競者不然占通都劇郡金粟衍裕處出内會計詰有司無虚日造請公卿揚袂矜衒朋從酒食游戲徼逐於講習何有又有利僻逺自逸僅一至輙去曠主席而家食僥倖終滿則取牒資仕進若是者其賢不

肖如何哉衢包山書院隷開化開化山邑包山之勝可知宣城孫某任山長將往徵言為别予與之交雖淺而知其曾大父處士敬甫從朱子游其實世其學大能挹雲谷武夷之風是行也將充然有得其為此而不為彼也決矣因書以為贈

送芉布曾之江西序

士之負清才而行直道者使之處風紀之司遂其高志而有以自見宜也然寡恃少諧不能與機捷者競進則

邅迴欝抑齟齬拂戾勢有所必至處之者宜何如哉東平芊君希曾早游真揚間從學名師工書善古篆質直耿介士也往歲受知江東僉按篤刺公辟從事幕下既而調江西不遇推挽者復以牒而東今歲凡再至宣城顧以例不可則復之西焉去家數年往返幾千里羇旅之蕭條江濤之險艱風雪之荒寒人不能堪君方諷吟玫古汲汲不少休容其心夷然而自得視其氣浩然而不衰抑賢已雖然吾徒之所賢詎知非世俗所謂迂遠

而潤於事情者顧君之自處已定而愚亦以信已者信人焉耳今江西一道賢使林立豈無復有知君如按篤刺公者君寧久淹哉

送吴子彦縣尹之辰溪序

仕以行道古人皆然才足以自見志足以直遂信已而不拘乎人而又廪禄充厚足以養其父母妻子供輿馬道里費故得安意守職而無私憂嗟乎奚為今之不然也大者不能伸其道而禄又弗給夫何樂於仕哉士生

斯世雖才有高下平居讀書史考古人成跡開口論天下事幸遭明時可以自致其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及物必能有濟豈甘槁項黃馘遂與草木俱腐所以若區區之愚過不自量亦進而與時流偕焉迨其焦勞州縣間屈心摧剛靦顏蒙詬前跲後蹶抗獨以捍衆十步九穽擇地而避害耗貲於無益挈家以自困未嘗不惝然悔赧然愧飄然欲去之也比來宣城識同姓子彥君蓋宋故相許公履齋曾孫忠清相傳克濟其美歷仕筦庫

丞佐今授辰溪尹以君家世之盛文雅政譽之懿固非予所敢望而平夷冲澹心事畧同故相得為最深每言當今仕宦獨吾徒為難盖欲己未能無以釋髙蹈者之譏然羣嚚雜處中山林之氣清苦之習無往不在未易與俗人言也予聞其言心竊悦之為之相視一笑君方往治辰溪辰溪雖簡遠聞其俗質而事簡斯民得賢尹實將被其賜今無庸賛姑識其耿耿者為别以見予之深契于子彦者子彦一觀之其念予否乎

送吳教授歸番陽序

余來宣城得同姓三人僚則德良友則子彥而教授仲退君則丈人行也今年春子彥出宰辰溪未旬日仲退以告老歸番陽二君者與余以文交遊莫逆相繼別去何能無介介於懷子彥行既序以道之於君欲無言得乎余觀世之為教官者往往以廩稍之富為善地夫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志之所存可知宣學最江東積餘饒至貸予人溢于無所用君漠若弗聞出內之署嘗懼巳

洈嗚呼若君者可謂絶無而僅有矣去年君預以老請憲使成公勉留之今監公暨羣屬官以下咸謂師表宜菑宿矧君清强未衰不當以例去而君堅不可大書致仕其門具舟亟行恐弗及其言曰余幼學于父師垂老弗離書冊閒幸復際賓興名薦書被一命不負厥職足矣年及而弗去人謂斯何嗚呼若君者可謂無愧於進退之際矣余聞君子愛人以德故於君之去未嘗不嘉其志而健其决然惜君之僅有而重夫離别之戚者又

豈為直區區一己之私也哉君之學行嘗見於予所為德讓堂記并是而觀之足以得其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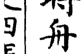
贈黄伯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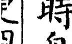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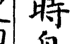
至大中黄公可玉在杭時友人寄余詩一卷中有公名字恨未及識嘗賦以道意後益見其詩文聞已即世意尤恨今年還豫章將遊匡廬抵南康風雨横作艤舟上觀瀾閣識伯庸於學宫知為可玉子也學祠九賢其一名灝字商伯者考亭門人曾大父也可玉之父子麟字

麒卿不為郡守草行表不食學廪粟以狷介稱文亦精
覈今賢祠記托名他人寔其筆也於是又知其家世之
詳而伯庸一見如平生歡閑余嗜山游忻然從明日由
五老峯下拜白鹿洞祠出坐枕流亭勘書臺徘徊風泉
雲壑間復尋源至風雩漱石覽崖上鐫字慨然想道德
之遺烈去過白鶴觀弔坡老遺跡前趨栖賢院臨玉淵
上憩三峽橋下瞰深險覩湍石奔怒竒壯震蕩心目即
陸羽祠酌泉而返又明日訪開先寺屢涉溪抵橋徑行

閲帷松數里入門左雙劍峯插天歷萬竹亭登漱玉亭踏澗立石上仰青壁萬仞兩飛流自絶頂下合注澄潭中復散分去日暮凄風幽谷若聞龍吟久之乃去乘月夜返星子灣舟中當其尋幽抉勝君輒攝衣披榛前導過栖遯名蹟或殘碑舊題則指以相告徐行偕坐則縱談詩文樂而忘疲恨不旬月贏粮盡山南北之勝以永玆樂也既作詩記游贈伯庸而伯庸復出可玉文及所自為詩謂余盍評之余謂先隱君學有淵源又質諸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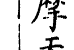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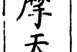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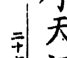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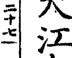
人頎師文已名世伯庸妙悟卓識規摹家法出語趣過人不待愚言贊矣獨自念令茲之來所游處者孰非文學之選竟兩月連席未嘗有如伯庸相視莫逆得一吐所懐者矧伯庸賓興上有司竒寳横棄頎不以見尤而乃周旋弗置是何愛之深待之厚嗜好之獨異耶愚既獲從匡廬游又竊窺賢父子製作之盛是行所得在此而不在彼矣輙序其事以識余之過焉伯庸謹毋示他人一為匡廬誦之



送黃仲仁歸嚴陵序

嚴陵蘭溪壤相接黃君仲仁猶鄉人也其為宣城郡學録始辱與游及三載告余以別其言曰宣城之教官前此幾何人矣或不安於職或不待終更今幸依大府之光被諸公之知徜徉其間至是秩且滿滿宜去奚必俟代哉愚方羈縶下曹踰滿望代代者未見雖欲效仲仁之去不可得聞其言殆若處樊籠而羨飛翮者矣當春和時舟行泝桐江上宛轉兩峽間連峰摩天江水清徹

紛紅䏻緑卉木葱蒨子規號鳴響應巖谷余嘗歴遊處也神馳魂飛愴悢何極雖然萬一有憐余者俾長林麋鹿得遂野性及時拏輕舟載斗酒與之追遂豈不快哉夫鄉物之思離别之感人情之所不能禁者故余因而極道所懷若夫仲仁之才美與其展力是學而可稱頌者則有諸君子之詩在

送梁仲庸御史序

至順元年六月甲辰江東憲使容蘭公副使李公曁經

歷梁公以祝釐朝出民之老者焚香夾道羅拜曰我曹頃遭飢凶數十萬口而公寔生之父母妻子不謂復見今日公恩德盛大不知所以報惟使公壽考福禄保我民既退議相與圖像而祠祝焉不數日梁公擢南臺監察御史報至民又喜甚予惟江東捄荒之功雖使與副圖於其上而梁參賛居多誠不可泯也先是公始至有所按治掾曹或陰左右之既露懼不自安乃連黨與詭謀飛語相構扇以撓憲綱公持之堅貞憸邪自屈臺府

清明褎斥之公卒當物議而厭人心南臺所隷十道江東最簡事而公適當其擾幸今使之来相安清静而天灾非常又有以濟其艱難焦勞弗寧而才績因以著宜其顯被是擢也公早踐華要方盛年司朝廷耳目之寄清風惠澤所被益廣豈惟江東而已然江東之民懐思於公若此瞻甘棠之遺蔭念桐鄉之故壤亦豈忘之驅軺車持使節異時重來而父老尚有存者庶及見之豈非盛哉

贈申彥直序

士平居尚志孰不曰患不吾用用必濟物一旦得職則汩沒利欲而不酬其言者多矣然用有小大故所及有廣狹而又有不能如其志者焉若夫職小而施廣志遂而事成者不亦難乎始余至寧國申掾彥直遷自番陽來與之語而異之後見其府中所立無不卓然可稱歲己巳宣城旱飢甚彥直受命司憲以拯捄為己責方秋時城中米絶細民無所得糴皇皇且旦夕殆則首督富

者糶為之節量規畫以安之已而流亾四出勢益廹念官庾發必俟命將後弗及盍先議勸分適予自江右還申攝邑而相謀於是民之訴不能自食者餘五十萬口老弱纍纍日數千百擁府縣門不去豪民大家方懼已削顯抗陰沮怨怒謗讟羣起而吾二人日夜坐縣中疲精竭力為所欲為者一夕甚寒予以倦歸休及門而彦直至語余以事之難仰屋太息繼而痛哭余語之曰利於人而害其躬者天必不爾第安之是時亦姑相寛譬

而事之濟否未可知也賴部使者清明見任不疑事卒以集亦云幸矣其後發廪散財分任以出彦直勞益多議者嘉其為且名薦書進之清途是固激勸之公余聞有所為而為善者不誠因上之人以成功而掠以歸己者悖彦直豈有是哉所深喜者為人之所難盡力於己知而得以遂其濟物之志焉耳彼乘時以利其私扼餓莩之吭而奪之餐者方鶩然自以為得而媢疾有技違之俾不通者亦何足與議哉屬余將歸追念前事猶痛

定思痛因并書所欲言者以為彥直告彥直堅於為善而於世之毀譽乖合皆不必計是亦區區之志也

送李慶昌憲副序

士由一命而上即可以攄志利物况乎乘驄戴豸駕軺秉節處清肅之司者哉然風力堅强者或鷙而少恵庶務明察者或廹而鮮弘全是道者葢難其人乃今於江東憲副李公見之公御物甚嚴疾惡不少貸莊毅之容望之凜然而遇循良廉潔吏有禮崇奬扶植惟恐或傷

之詢訪周詳綜理精覈若不能毫髮遺而粹夷之德冲
雅之量恢乎其有容焉盖其踐歴三臺為材御史聲望
之著非一朝而達於風憲之體亦其積習然也兩年分
部徧竟内宣化振俗鉏奬滌寃清風所激庶彙昭蘇遭
歳荐飢宣歙間流民千餘人自署部屬横攫且不測公
痛懲之離其黨發粟勸分賑救寧國廣德建平諸縣所
全活者數十萬口恵澤尤博以大及物之志亦足以無
愧矣驅馳焦勞至於嬰疾謁告謝事飄然北歸度去之

心固非薄淮陽然去是且羽儀天朝澄清諸道特六郡數十縣之民遽失所依而下官末屬囿於安全之內而藉以自立若區區之愚者不少豈能無悒然也哉其嘗學為文辭自公之偉績碩欲見之頌述而公實傳靜軒閻先生之業若李漢之於韓公者故不敢以蕪陋進屬將有行而其亦且去官開宣之人士復為詩歌謠吟輒不能自已序其梗槩以伺觀者擇焉

張屏岩文集序

士傳世不専以言而言固德之符也夫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夫德修於身不見於言有之矣其見於言則亦皆
心術行事之所寄如景之出於形耳不然聖人豈為是
確然深信之論哉若吾東陽屏岩先生之為人純明而
粹美夷坦而淵深孝愛友讓敦義篤行自其鄉之人及
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稱其為君子長者也當宋季年
以詩義第浙士第一入太學纔二十有六載英華之氣
發於文辭同時輩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君

北遷道途之凄凉羈旅之欝悒閔時悼己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中朝例授諸生官獨以親老丐歸遂得婺學教授改調時年甫強仕即陳情辭禄以遂志養杜門深居沉潛經籍縷析羣言益造精微不為茍作蓋其自少至老雖所遭不同而履度若一故所著述皆本性情義理舂容和平粹然一出於正較其生平所為殆無一毫不合者所謂有德之言豈不信哉公既殁其子樞裒遺藁屬愚為序雅聞公晚年屏棄筆硯以汩性

害道區區以言語求公特其淺者也况子長超卓之才
閎肆之學方大振於文異時并其前人而尊顯之宜也
於愚何取焉獨念初與子長定交逮今且三十年閒公
嘗囑以吳某無他來必許其周旋見則自延之莊坐竟
日談學館舊遊及留燕時事嘗出數編相示每讀一篇
已析言其所作之故盖公平居人未嘗見其面也藐焉
不才負公期待衣冠道盡風流日微故書以致其拳拳
之思有不知其僭矣公名覲光字直夫屏岩其號里系

事行詳見子長所自志茲不著特別取其出處之槩有係於文者云

春秋胡傳附辨雜說序

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受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濫說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来

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蘇許呂氏各稱名家槩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為案經為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嘗發其端中更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憤嘆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又謂左氏博通諸史敘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浸失本真要在詳攷而精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闕

故其為言哉初而闕

不足以示勸戒者闕　　　　　　　　亂賊

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為主則不可訾也故子朱子

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則不可謂之義理葢

義理正而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穿鑿爾且朱子攷

訂諸經畧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削之意又曰已與聖人神交心契然後可斷其書吁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天豈易知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義之正則談春秋而宗胡氏未有不先焉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間嘗誦咏反覆輙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附以見焉雖冒昧不諱而庶幾察於胡之大意因以識

陋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顧為是書忠臣而異於讒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予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溪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宫舊矣其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黙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莊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

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得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葢其首編也陳公岩有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一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来言家藏鈌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闕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

秦檜當國不起本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斬絶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專為先生置祠奉常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爾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忘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裔孫𤏡念殘闕之復完恐泯沒之存至首刋數卷將卒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

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壽之能光昭其先庶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送徐生序

學未有不原於知者也理散乎萬微而心殃乎毫忽非有以極其精則粗畧膚淺之習勝沉潛切實之功少眛迷其真而何以措諸事為哉此古今學者之首務而甚難者也愚少也非不學騁乎末流既而反求諸經粗知

涉獵慨然念鄉之前修皆已淪謝而無存矣幸而遺規緒論未盡泯滅每嘆其窮深析微精研妙契句求字察其用心若深文之吏然非過為煩密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天下之理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因是而悟先儒之言確乎不我欺也然又必持義踐蹈交相發而後為至焉竊嘗志於此矣間者忝末科綴微官出入世故退而思其所為可愧可悔者何限政坐未能精知耳近歲歸休屏處復且安心方策日求其所未

至于焉寡儔無與切磨者亦非盡善之道也三衢徐生
来吾州亟見而益親其天資明鋭而纂言考義甚富且
歷訪予以前修及一二畏友必欲聞其梗槩汲汲孜孜
將窮日夜而追之其用志可謂勤矣於是且歸復治其
故業予方資朋友之助而生不可留又恨未能盡其所
欲言者而辱徵言於予遂以平日向學而嘗歷者告之
非以己律人也顧己之道乃先儒之道而不悖於聖賢
者也生於予言果能不疑否也三衢多君子生歸而與

之游居必非若窮鄉寡陋之所得者有得焉幸以告我若其决科成名以取顯耀直易事耳姑少須之

送浦江邑長元凱公序

科舉之選所以望天下之士者重矣由科目而仕者要必以有異乎人然異乎人者豈有他故哉正身明教守職奉法一循聖人之道而不戾明天子之意則所謂異者又不過即其常而已彼其矜智能侈事功思踰其分於赫赫之譽者君子顧弗取焉愚識斯說久其嘗為吏

則未能自信否也浦陽與吾里壤接頃見前太常博士
柳先生談其長官元凱公之賢知其一出是道也葢浦
陽山邑號少事易治公既臨之以不煩蕭然堅清之操
薫然慈良之風恒久不渝而租賦簿書之餘惟興講學
藝是務故不令而民自化子游不云乎學道則愛人仲
弓亦曰居敬而行簡斯人也非有得於是與未之多見
也今其滿去邑人士爭為頌歌而遠以屬予序之誠嘉
夫公之政有以契予心其所立真足以增科目之重勵

吾黨又信栁先生之不誣不敢以未識辭為其無合耶則當所擯斥而何乃至是非相為黨也非有為而然也吾聞君子之善善雖小弗遺亟稱而樂道有以激而進之彼將益勉其不足於己為盛德於人為令名古之道也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秦穆之言夫子齒之帝王之列而大學之論平天下亦引以終聖賢之歸重於好善者如此充君之心異時居糾察之官必能扶持善類處文衡之任必能

奬拔後進為輔相大臣必能使賢人端士咸得其職保子孫黎民而利國家其效大矣豈直愚慶幸其私而已哉雖然朋友之交則有規切之義焉非聖賢孰能盡善此愚不肖所凜凜也君其規我明以告我毋徒譽我為也聞將解官西還書以識別且因末簡而請焉嗚呼敢不敬蚤夜以毋忘君知

禮部集卷十四